

葉靈鳳 著

# 香港的失落

中華書局

葉靈鳳，最早一批對香港歷史進行認真研究的學者，於上世紀四十年代開始在《星島日報》開闢「香港史地」專欄，據實地調查和豐富藏書資料，以獨到角度寫下大量有關香港「失落」（成為殖民地）的經過、著名「海盜」張保仔事跡至香港方物等文章，開創了「香港學」研究寫作的先河。「葉靈鳳香港史系列」共五冊，收錄了葉靈鳳有關香港研究的重要文章，為後世提供了全面的香港歷史參考，尤其是開埠前後、鴉片戰爭那一段時期，極具學術價值。

《香港的失落》收錄香港島為英國割佔前後、開埠初期、二次鴉片戰爭及租借新界有關的文章。通過這些探索性的文章及書介，葉靈鳳為大家逐步解開香港的「失落之謎」。葉靈鳳並非歷史學家出身，他原是愛恨分明的文學作家，因此所寫文章皆立場鮮明，再加上文筆潑辣，文章短小精悍，讀來實在饒有生趣。

**丁新豹導讀：**葉靈鳳學貫中西，掌握到這麼多外文資料，故往往可以徵引中外文資料作比較，從而探索到事件的真相。葉氏在〈九龍城寨的主權問題〉一文裏，相當詳細的記述了中英雙方就九龍城寨的管治權的角力。記憶中，這是有關此一問題較早的一篇。

ISBN 978-988-8104-73-4

9 789888 1047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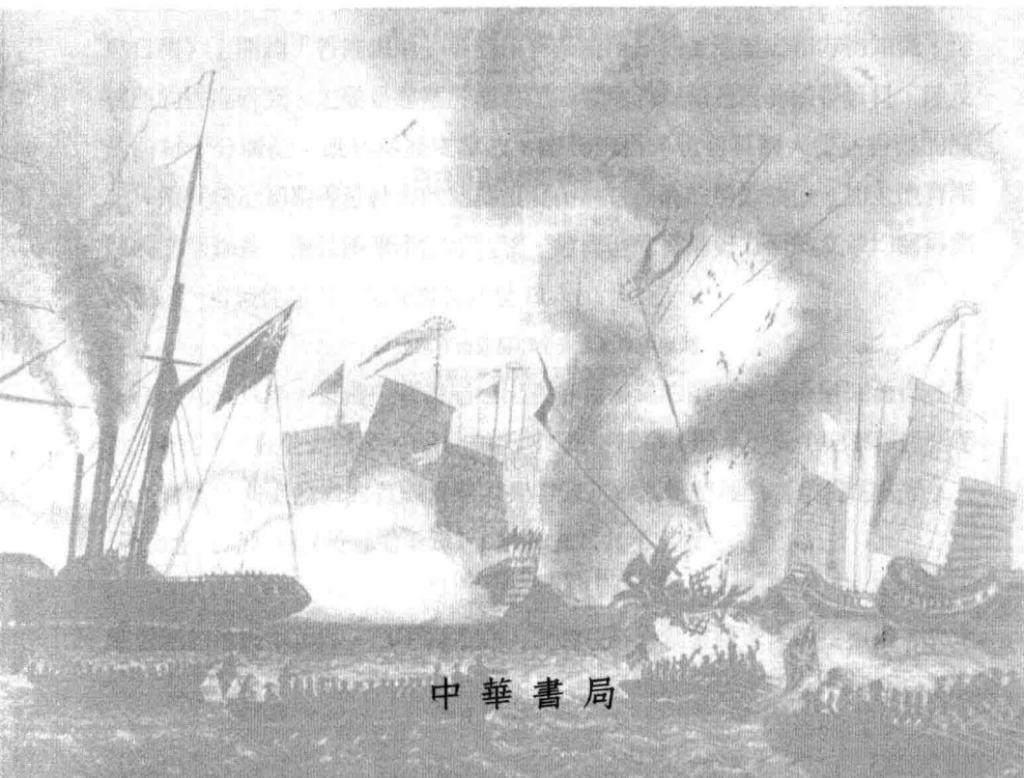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68元

建議上架分類：香港專題 / 歷史

葉靈鳳 著

# 香港的失落



中華書局

□ □  
裝幀設計：  
責任編輯：  
依蝶  
胡卿旋

葉靈鳳香港史系列

# 香港的失落



著者

葉靈鳳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6 室  
電話：(852) 2525 0102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印刷

深圳中華商務安全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萬福工業區



版次

2011 年 7 月初版

© 201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規格

特 32 開 (210 mm × 150 mm)



ISBN : 978-988-3104-73-4

# 「葉靈鳳香港史系列」出版說明

在香港回歸前後，香港歷史研究成為一門顯學，香港、內地都有大批學者和學術機構投入這方面的研究。而回顧早期的香港歷史研究，差不多全是外國人的著作。在中國人包括香港人之中，對香港歷史進行認真的研究，並寫出大量有關著作的，葉靈鳳稱得上是第一人。

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上海，葉靈鳳便以小說創作聞名，被譽為「新感覺派」的代表作家。一九三八年到香港定居後，直至一九七五年逝世，葉靈鳳在香港生活了三十七年，其間他主編過多份報紙的副刊。一九四七年開始他在《星島日報》上開闢「香港史地」專欄，有系統地介紹香港歷史和方物知識。葉靈鳳的香港研究，主要是建基於他自己的實地調查和豐富的藏書資料，涉及的題材十分廣泛，既包括歷史掌故、方物風俗，也有英國人侵佔香港的歷史，殖民統治初期香港社會的種種實況，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加上他有深厚的文學修養，擅長隨筆小品和散文，故此他的香港史方面的文章均寫得雋永簡練，可讀性甚高，深受讀者喜愛。

早在一九五八年，香港中華書局已出版了葉靈鳳的第一本香港研究著作《香港方物志》。在他去世後，香港中華書局邀得絲韋（羅孚）先生把葉靈鳳歷年來在報紙副刊上發表的有關香港研究的著作，編輯整理為《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錄》和《香島滄桑錄》，於一九八九年出版。

葉靈鳳的這幾本著作，已絕版多時。我們在徵得葉靈鳳家人的授權後，決定

把上述四本本局過往出版的葉靈鳳香港史著作，連同他的《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重新排版，以「葉靈鳳香港史系列」再度出版。同時邀得五位本地歷史學者和民俗學者丁新豹、劉潤和、劉智鵬、蕭國健和陳雲先生，為各書撰寫導讀。今次重新出版，除了《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錄》和《香島滄桑錄》新增了一些圖片外，其餘二種在文字及圖片上一仍其舊，未作任何改動。希望本系列的再版，有助讀者在了解本土歷史文化之餘，也可再度欣賞葉靈鳳先生優美雋永的文字。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一一年六月

# 葉靈鳳生平簡介

葉靈鳳（1904-1975），原名葉蘊璞，江蘇省南京人，幼時在鎮江、昆山生活，後到上海唸書，中學畢業後進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攻讀，經常隨身帶着畫板四出寫生；同時間開始寫作，文章在報上發表，美專校長須倚重其寫作，不收學費。

不久加入由郭沫若、郁達夫創辦的「創造社」，與其他幾位文學青年合稱「小夥計」，出版《幻洲》、《戈壁》等刊物；葉靈鳳寫作、編輯之外，還兼負起美術設計之責。

葉靈鳳酷愛版畫和設計藝術。三十年代上海良友出版社曾出版四冊專書介紹西方版畫藝術，其中英國版畫家比亞茲萊一冊由葉靈鳳選編及作序。其餘三冊編撰者有魯迅、柔石等。

當時西方文學界流行藏書票，葉靈鳳為自己設計了一款含有鳳凰圖案的中國古典木刻藏書票，並與日本、英美等地的作家、藏書家交換，應為中國開展藏書票活動的第一人。七十年代葉氏在港病逝後，其歷經戰火遷徙仍保存的一批珍貴藏書票，連同其部分手稿捐獻予北京的中國文學館收藏。

一九三八年，抗戰爆發，郭沫若、夏衍等進步文人南下創辦《救亡日報》，葉靈鳳亦隨同到廣州，不久廣州亦淪陷，葉靈鳳再到了香港，從此開始了長達將近四十年的客居生涯。

在香港，葉靈鳳主要從事寫作和編輯工作，繼戴望舒北上之後主編《星島日報》「星座」版，直至病逝，成了香港存在最長時間的文藝副刊；「全盛」時期，葉靈鳳一天要寫七、八個報刊專欄，有散文、翻譯和掌故等，其中以署名「霜崖」、發表在《新晚報》上的「霜紅室隨筆」最為有名。

葉靈鳳家中食指浩繁，有妻子趙克臻及子女八人，早期還有岳母同住，一家十一口，全靠他一人筆耕為生。當時並無傳真機，各報有專人取稿，羅便臣道葉宅門前，每到下午截稿時間前，總有三兩位報館工友在「排隊」等候取稿。

葉靈鳳在港工作、生活期間的一個特點，是廣交文化界各方面朋友，當時所謂「左派」、「右派」壁壘分明，但葉靈鳳的文章可以同時在「左」、「右」派報紙發表。一些「左」、「右」派文人亦會在其家中碰面，談文說藝，不涉其他。

五十年代，原葬在淺水灣頭的東北女作家蕭紅，其墓地因發展需要面臨被夷平，葉靈鳳聯同香港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陳君葆，向當時的香港政府申請遷葬，將因肺病孤獨客死異鄉的蕭紅骨灰送回內地，在廣州銀河公墓安葬。

葉靈鳳在港居住大半輩子，已經將這個南方蕞爾小島視作其第二故鄉，而且以獨到眼光對香港歷史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當時，對香港的歷史、特別是一個半世紀前被英國殖民統治者侵佔的經過，主要文字資料均為英國文獻；葉靈鳳從英國書店訂購大量英文書籍，結合中國史料，從兩個方面對香港的歷

史、地理、文化、風俗寫作了大量文章，包括香港「失落」的經過、著名的「海盜」張保仔事跡以至花鳥蟲魚等，開創了有關這方面研究寫作的先河。後人有稱此一領域的研究為「香港學」，葉靈鳳堪稱是「香港學」華路藍縷的創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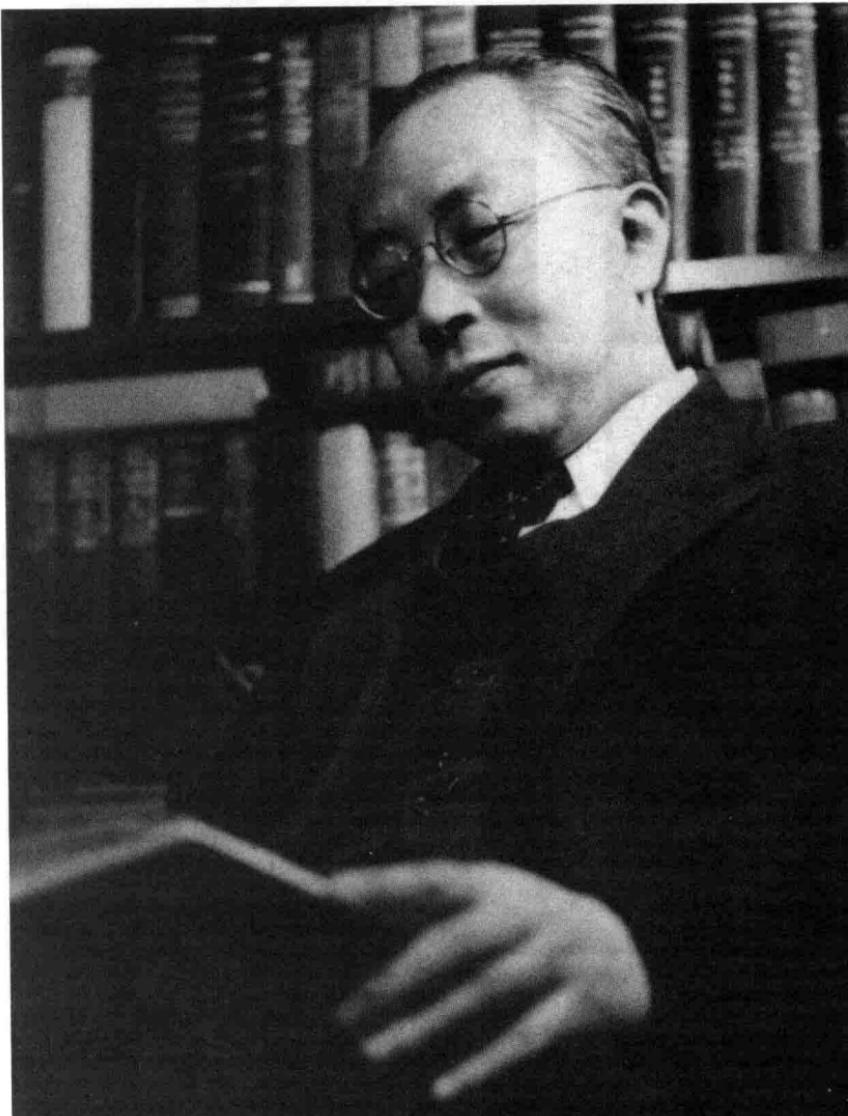
在葉靈鳳逝世後，其生前好友夏衍先生說，葉靈鳳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有關香港歷史掌故的工作。其有關著述為國家其後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也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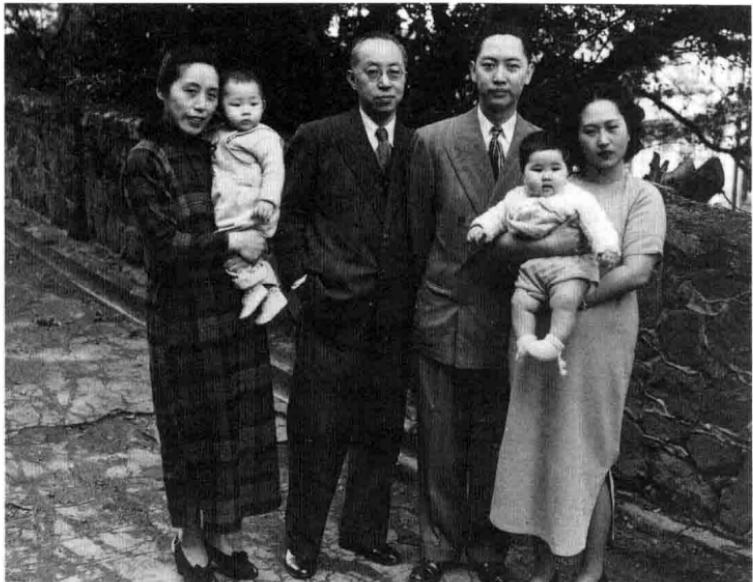
葉靈鳳生前最重視的一套藏書是清嘉慶版的《新安縣志》，香港歷史依據盡在其中。葉靈鳳逝世後，其家人遵其生前意願，《新安縣志》捐獻內地，餘逾萬冊藏書捐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葉靈鳳著作甚豐，生前主要著作，小說集有《未完成的懺悔錄》、《女媧氏的餘孽》、《處女的夢》等；隨筆有《天竹》、《白葉雜記》、《香港方物志》、《北窗讀書錄》、《能不憶江南》等；翻譯有《新俄短篇小說集》、《九月的玫瑰》等。去世後，有關香港歷史的文章被編為《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錄》及《香島滄桑錄》共三本；有關書話的文章則被編為《讀書隨筆》三冊。

葉中敏

正在閱讀的葉靈鳳。





(上) 四十年代葉鳳夫婦與旅港京劇名伶張君秋夫婦(右二、右一)攝於羅便臣道寓所外。



(中) 葉靈鳳夫婦與女兒偕中國新聞社社長張建南(右二)出發乘火車回國觀光。



(下) 六十年代葉靈鳳夫婦與子女在羅便臣道寓所合照。

1974  
Sunday  
41-324February  
10

天氣仍冷。  
今日天氣仍甚寒冷，盡坐苦寒，下午三時半自後面南窗射入。為時僅半小時，不料家中所蓄狗哈拿臘光，乃知其味人畜皆有同感焉。

讀西班牙短篇選一編，題名「丁英雄」。

1974  
Monday  
42-325 Week 3February  
11

天氣仍冷。  
劉女士夫人將他兒女移居加拿大，今晚善去。固難，然幸隔多年，仍难忘對友的友情。如固隨機羅已十多年了，我至念好。尚如固隨機羅已十多年了，我至念不忘掉這位朋友。

(上)三十年代末葉靈鳳與夫人趙克臻合照。

(下)葉靈鳳寫於一九七四年的日記。



(上)《香港的失落》封面，此為一九八九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版本。

(下)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葉靈鳳家人到香港中文大學出席藏書送贈儀式，儀式完成後出席者大合照。

# 丁新豹導讀

細算起來，我接觸香港歷史，可能是從霜崖的《香江舊事》開始。那時的中學歷史課程到鴉片戰爭前便告一段落，要瞭解英國掠奪香港的經過，及開埠初年的管治，便需倚賴課本以外的書籍。我便是通過這本書對這個當時相當敏感的課題獲知一二，所以說《香江舊事》是我認識香港歷史的啟蒙書籍。好幾年之後進了大學，才讀到安德葛 (G. B. Endacott) 的香港史。參照來看，對香港歷史，尤其是開埠前後那一段的認識更為全面；也明白到闡述歷史的人立場不同，其觀點與角度會大異其趣。

葉林豐的《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也是中學時代已翻閱過的書，當時已為著者的旁徵博引，客觀分析而深為折服，也知道香港的所謂張保仔洞都是子虛烏有，故此，從來沒有動過探長洲張保仔洞的念頭。至於知悉霜崖和葉林豐是同一人，那是多年之後的事了。

葉林豐還有一本《香港方物志》，那是香港同類書籍的鼻祖了，其書涉獵花鳥蟲魚、飛禽走獸，以至風土習俗，充份反映了作者學識之廣博龐雜。當然，葉林豐和霜崖都是筆名，他的正確名字是葉靈鳳，是一個抗戰爆發後，逃避戰火從上海南來的作家。只是戰後一直生活在香港，最後落地生根，終老斯地。

他的歷史小品，篇幅不長，從千字到二千字不等，都冠以一個清晰的主題，十分醒目，也容易閱讀，正適合一般對香港史有興趣的人翻閱。可惜，這些文章散見於當日報章之專欄，要查閱並不容易，中華書局在 1989 年把這些

文章整合成《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錄》和《香島滄桑錄》這三本書，造福讀者，不覺已二十多年了。

這三本書的序都是絲韋寫的，他指稱葉靈風的歷史小品是掌故，這點我倒不大同意，就以《香港的失落》所收錄的文章，便引用了大量史料，不單有《籌辦夷務始末》、《靖海氛記》、《夷氛聞記》、《信及錄》、《林文忠公政書》以及各地縣志、碑銘等中文資料，更有大量英文資料，既有如《中國文庫》、《納米昔號（復仇神號）航程及作戰史》、《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等原始資料，也有《鴉片快船》、埃特爾的《歐洲在中國》、諾頓凱希的《香港法制法院史》、塞耶的《香港的誕生、青年及成年時代》，甚至柯林斯據藏於劍橋大學的怡和洋行檔案寫成的《洋泥》一書等。即使在今天，知悉這些資料的讀者仍不多。他更著有專文介紹這些外文書籍，給有意鑽研香港史的讀者作參考。

正因為他學貫中西，掌握到這麼多外文資料，故往往可以徵引中外文資料作比較，從而探索到事件的真相。比方說有關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方官員如琦善的奏摺大多是隱瞞事實，虛應故事，還不及英方軍人在第一線的報道更為可信。葉氏在〈九龍城寨的主權問題〉一文裏，相當詳細的記述了中英雙方就九龍寨城的管治權的角力。記憶中，這是有關此一問題較早的一篇。

又如耆英來港換約，中方資料比較簡略，但《中國文庫》對此有相當詳盡報

道。換約後雙方官員還出席了一個盛大舞會，砵甸乍引吭高歌，中英官員還翩翩起舞；又如〈一八九六年的驅逐孫中山出境令〉一文中，他引用了諾頓凱希《香港法制法院史》中一段記載，詳盡記述了此事的來龍去脈及英國之反響。又刊登了《華字日報》的懸賞廣告。對於一般不懂查看英國殖民地檔案的讀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收錄在《香港的失落》一書裏的文章，主要包括香港島割佔前後、開埠初期、二次鴉片戰爭及租借新界有關的文章。書末還詳細介紹了數種英文著作，讓讀者可按圖索驥，尋找資料。葉氏的文章短小精悍，文筆潑辣，絕不沉悶；另一方面，葉先生原是作家，並不是歷史學家，他愛恨分明，反英反殖民地的立場十分鮮明，尤其部分文章完稿於中英關係緊張、極左思潮泛濫的六十年代晚期，有時未免流於主觀、片面，但整體來說仍不失其可讀性。是年適為英國侵佔香港一百七十年，明年是《南京條約》簽訂一百七十周年，趁着這些具有紀念價值的年份，多認識鴉片戰爭及香港被侵佔的歷史，是饒有意義的。

（丁新豹，香港大學博士，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任內籌建了香港歷史博物館新館、香港海防博物館及香港孫中山紀念館。現為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名譽院士、內地及香港多間博物館之榮譽顧問。主要著作有《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香港歷史散步》（主編）等。）

# 絲韋序

有人類的地方就有歷史，有歷史的地方就有掌故。如果掌故能解析為掌上的故事，那當然有趣；如果不，它至少也是故事，一個人、一個時代或一個地方的故事。掌故並不就是歷史，它沒有歷史那麼大，那麼全面，它只是一些史料，一段時間，一個側面，甚至於只是一些鱗爪。

因此，它也就使人不致於有面對歷史時那樣的沉重、吃力，可以比較輕鬆地增加對一些人物、事件或地方的認識。

香港成立的歷史雖然短，有文字記載的時間不過兩百年吧，但它畢竟是有歷史的，是有掌故的。

談香港掌故，我們就不能不記起一位非香港人而又是香港人的葉靈鳳先生，他可以稱得上香港掌故的專家、名家，以至大家。

他是南京人，在上海登上新文學的文壇，是三十年代知名的小說家。一般人都是把他稱為上海作家的。但三十年代後期他隨抗日戰爭的洪流流到了香港，從此就在香港定居下來，直到一九七五年離開人世。他在香港生活了半輩子，早已經成了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也無法否認的香港人了。

開始的時候，他是以上海人談香港掌故，到了後來，就是香港人談香港掌故。開始時外來的和尚唸經，顯得有些有趣；後來，漸漸成為本地的長老說